





燭火錄卷十四

丙戌

大清順治三年

唐王隆武二年、魯王監國元年

春正月、己酉朔

唐王在建寧、魯王在紹興

天雨雹、晝黑、對面不相見

唐王以三大罪自責、令百官皆戴罪

帝在行宮、百官躬賀、詔免朝、集群臣於殿、痛哭、詣曰



朕正位半載寸土未復異日何以見高皇帝於九原  
朕固為万世罪人諸臣亦惡得無罪嗣後万官皆青  
衣角帶辦事署銜加戴罪二字  
連日大雨雹大如斗或如刀劍

勅吳春枚選募健丁精勤訓練曰上游關係不減閩  
中河內朕方倚卿以蕭何寇恂之任幸自勉旃以膺  
重賞新募兵糧准照各營例給

蘇州忽傳白黨破城中男婦悉走避  
大清兵搜捉逃民駕舡緝賊

張廷忠於元日即命孫可望等四偽將軍分路剿殺  
王仲夏回成都上功疏平東一路殺男五千九百八  
十八名女九千五百名揔南一路殺男九千九百六  
十餘名女八千八百餘名安西一路殺男九千九百  
餘名女八千八百餘名定北一路殺男七千六百餘  
名女九千四百餘名廷忠自領者名為御府老營其  
數自計之人不得而知也



初七日乙卯唐王進曹學佺尚書加太子太保

萬元吉至贛劉同升已卒遂以元吉兼巡撫

何騰蛟典監軍御史李膺品先赴湘陰期大會岳州張  
先壁逗留諸營亦觀望獨李赤心自湖北至為

大清兵所敗而還諸鎮兵遂罷騰蛟威望由此損

徐淮吳漢超襲寧國夜緣城登兵潰城中按首事者漢  
超已出城念母在且恐累族人入見曰首事者我也剖  
其腹膽長三寸妻戚自擲樓下死

蘇觀生赴贛州大徵甲兵奏授傅作霖為職方主事監



紀其軍終以兵餉不繼竟不能出師作霖武陵人舉人  
唐王催二鄭孔亟俱不應鄭彩行百里而還稱餉屈留  
如故

馬脰

一作馬  
金嶺

兵變命路振飛至浦城安撫

金堡奉唐王勅至江東入方國安營江東諸臣以堡  
為北來奸細爭攻擊之魯王以詢國安曰遂執堡陳  
潛夫語國安曰堡與姚志卓起義建功公固知之曾  
許迎其家渡江今胡乃爾國安悟云是也然此舉非  
導監國令乃閩中二鄭有書來必殺之耳蓋二鄭志  
僅勅帝棄閩幸楚謂其不足恃也因出芝龍書示之  
且曰我縱其去勿入閩我追殺之不然無以取  
信二鄭也潛夫以語堡曰我必入閩繳還勅印中  
道遇殺是死盜耳命也遂行



江撫劉廣生以行宮刻期告竣，疏請駕臨。王荅之曰：朕駐蹕虔南，收復江右，即移師入北廟，謨久定矣。祇以閩省三閩嚴商守禦，不尔耽延。時日太廟奉先，肅修備舉，諸臣分任功次，俟到日議酬。勅順德知縣蔡柟曰：順德係東粵鉅邑，地方多故，亟當軫恤民隱，加意接餒，况履殘酷之後，倍宜施恩者乎。惠良興治，以俟報績。

鄭芝龍於泉州建寺，名曰報恩。王賜額，勅建報恩禪寺。僧官賸田，俱如議。違違置買，以永禪修。

楊廷麟赴贛，偕彭期生招峒蠻四營，降之。唐王加期生太常寺卿，仍令視兵備事。

永寧王既招張安復，松州其餘諸營亦皆願受。松寧都鄉紳曾應遠請諸朝，遣其子傳燦入山招之。皆聽命，賜号龍武營。勅書獎賞，皆以李春為例。春其中首領也。有劉應駟者，忌傳燦切，乃間於四營曰：公等一蘇受撫，李春獨得官。今勅但稱李春可驗也。四營怒，相与謀殺春。傳燦聞之，復馳入營，為講明。勅稱李春等者，并各營而言也。調停久之始定，兵出駐黃金高。



樓間去贛四十里、殺掠如故、百姓不敢與聞、則以  
壞接局為罪、相與訴諸縣令、金廷韶曰、我何能為  
爾等其問諸首議接者、遂一闕而毀、應遼之室、由是  
贛州人情恟恟、畏四營兵往吉安、道由贛、必遭劫掠  
也、當事復請旨、調往湖東、贛州人始寧  
唐王勅禮部、鑄靖夷伯印、賜方國安  
魯王贈管紹寧禮部尚書、謚文忠、予祭葬、廕一子入監

唐王改林望為文選、員外郎募兵福寧

望主銓、以曰、此潤色太平之事、願今日之所急耶、乃  
解去、募兵數千人、為鄭芝龍所阻、不得志、散兵入山、  
製棺一具、布衣一襲、大書大明孤臣之柩、以待死  
海師議久不成、召廷兵餉尚缺、禮部尚書曹子俊謂  
恢復之策、舟師直搗金陵、或可冀其第一、故罄竭家  
資、及益奉諸項、勉成一旅、以濟之

擢章曠為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恢勦湖北、曠有智略  
行軍不避鋒鏑、身扼湘陰、平江之衝、湖南恃以無恐、嘗



戰岳州以大軍不繼而還已又大戰大荆驛

時章于曠乃監軍道

大清兵數萬逼楚疆李未心等怯不敢前曠獨踰嶺督榆兵血戰斬獲甚衆北兵屢却何騰蛟疏聞特陞是官

魯王擒兵陳萬良與北兵戰於太湖屢捷間出至臨平鎮馬者許益識之告於北兵遂被執誘之降不從被殺

大清帥金聲桓令王得仁圍永寧王於撫州

二十三日辛未魯王遣其臣柯夏卿聘於唐王手書與魯藩謂當同心戮力共拜孝陵

魯王用書不用奏稱皇亦父不稱陛下帝手書與王謂朕無子王為皇太極同心戮力共拜孝陵朕有天

下終致于王取浙东所用職官並列名籍不令彼此加其使給事中柯夏卿兵部尚書曹惟才光祿寺少卿

時館閣諸臣擬上與魯監國書皆屏不用帝親灑宸翰洋、灑、諸臣相顧不能及



天興府貢生鄭所可謀為王廷生祠以祀為壽詔責之曰朕紹統七月祖陵不見疆土不復臣子因循不能變百姓湯火不能援擢朕之髮不足數朕之罪惟此一念身殉太祖天地臨之自登極八閩上無血性擔當之依下無愛民如子之臣重餉嚴徵累我百姓朕實痛心有何功德而作此无妄建祠之事且即中興一統六節不學喪心文武剝了民還受社稷生祠之事鄭所可速止無重累我民增朕之罪過御營該部速行文與該按按傳示

二十五日癸酉

提學御史毛協恭進同鄉各臣書疏王讀畢感痛云江南士紳無不洒淚思明枕戈待舉朕必親提鉞張皇六師以慰臣民之望大小文武當時刻勵尔志毋徂偏安龍巖賊倡亂布政司傅雲龍檄兵進討斬馘數千人勅廣督丁魁楚按臣王化澄鎮臣周士鳳曰朕因兵力未厚致稽出關鄉等仍照舊旨募兵五千不可為浮議疑阻再召狼兵七千俱准支銷正項錢糧仍命



大將周士鳳督至御營隨駕征勦朕親至虔入楚以  
收天下全局御等其力贊成功焉

川陝總督樊一蘅遣官入賀王荅之曰太祖梯沐之  
天下兩都武林三悞而有今日朕勉荅群臣之請繼  
統艱危我君臣當共改覆轍打起精神實：愛民實  
：治兵人心天意與復可必樊一蘅才名久著第里

投誠亟當勉佐中興致身雲臺之列

魯王撫兵唐彪与

大清兵戰於安溪敗致

二月戊寅朔唐王廢請江王亨嘉為庶人

丁魁楚遣撫兵馬吉翔械亨嘉及楊國威顧矣史其  
文等王建寧行在帝命楚淮諸王會議免為庶人安  
置連江敕奉新王嚴加鈴束不許令見一人透出一  
字若有毫釐踈虞地方官洪重加法王責亦無所辭  
尋命掌錦衣衛事王之臣縊殺之托言暴疾死

戮楊國威顧矣史其文等于市

封丁魁楚為平粵伯仍留鎮兩廣

魁楚封伯予世襲及鉄券魁楚辭爵不允諭之曰朕



當艱危繼統全賴閩粵合濟中興卿有同檄擁戴之  
大忠又有迅平逆藩之巨績王守仁當全盛之時無  
推奉之事以卿比之功實為五世伯之類卿當欽受  
乃奏引四咎愈見奇勛况朕繼統半載寸功未立倚  
卿兩粵如臂護身還望勉奉恩綸仍舊督理俟朕得  
拜孝陵另勅召卿入覲誓成中興君臣始終言出真  
切不可再辭負朕激望至意

加瞿式耜兵部尚書協理戎政以晏日曙代撫廣西式  
耜不入朝退居廣東

式耜疏辭曰國家禍交搆難同室詎臣子稱功地西  
臣辨西美以功為不耻適輔臣曾樞薦晏日曙巡撫  
廣西式耜得代遂放舟東下山水詩文自娛

陞焦璉為都司使何北寧為思恩副將馮耀為富川  
副將北寧字仲軾香山人耀字蒼玉南海人世襲  
廣東後衛指揮使進廣州都司與焦璉同執事嘉  
陞馬吉翔都督同知管錦衣衛事

批戶科給事黃周星疏曰奏內二字心處真可寒心  
盜賊公行民生凋敝兵將退縮府藏懸罄喻訛烟沸



角戶分門全不以國恤為念者大小文武諸臣之罪也。以教不行威令不信舉錯刑罰失中廷議紛紛殺竊者是則朕躬之過也。從今君務改弦臣亦須猛省。勅兩廣事例銀五萬兩付何騰蛟為收拾降兵取江克京之用。

聯絡恢勦兵部尚書楊廷麟疏留粵餉以備大兵。帝以粵餉為御營急需若不可留但念卿勦事方殷量留五萬奏首五萬以成勦局速復江省以迓乘輿俟地方恢復動支正項再行勦給的用。

督師何騰蛟屢請幸賴協力取江西王遣使徵兵騰蛟發郝永忠精兵五千迎駕。

論唐鄧二王曰京中民情安堵市肆不遷朕心慰悅親征原以安民間都根本重地王等還多方曉諭禁戢逃兵朕若早覲孝陵自有蜀免恩詔。

下游巡撫吳之屏疏陳時事孔亟內防至周王曰永州新舊兵額一千一百餘名歲需七千餘石除紳衿每日一項助銀一錢及典鋪車鋪灣舡海舡資助外可足歲支之額足見爾用心料理務使兵民相安為



要

命禮臣追復建文帝年號忠臣方孝孺祠設姚廣孝像跪於階下王謂國家元氣之削由於請難故有是命

大清教表繼成

屢詣繼成降石從請祝髮為僧乃戮之於東便門外  
三忠祠南

魯王贈潘集周卜年俱禮部主事蔭一子入監讀書  
集死時年十九未有子

二十六日癸卯唐王遺金都御史陸清源解餉十萬揚  
浙東師至江上方國安縱兵奪餉殺清源而閩浙之釁  
益深

國安移給餉冊於清源首列馬士英名清源抹去之  
士英怒激國安使中軍俞玉賊殺清源縱兵搜餉且  
出檄數隆武罪張國維聞之嘆曰禍在此矣

湖南北諸鎮將皆驕且貪殘黃朝宣尤甚劫人而剝其  
皮郝永忠效之殺民無虛日何騰蛟不能制  
時師逼湖東亂民逃竄有致恨於政令不一者王勅



揭重熙与輔臣傅冠同事何三省與督臣湯來賀同  
事誠恐權任太分翻多掣肘号令重出莫知適從故  
也

平鹵侯鄭芝龍僭用監國留後四字王詔改正之曰  
福京任二王為居守卿以勳輔為留後原無監國字  
面卿還將題奏文移照初填註不可錯誤  
大清封田雄二等侯賜之鐵券其辭有曰自古人臣  
未有擒其君以獻者有之自雄始功莫大焉或題門  
曰生擒一天子活救兩諸侯蓋實錄也

沙定洲引衆追沐天波至楚雄時楚雄為吾必奎所破  
金澹副使楊畏知奉調至楚雄留之畏之謂天波曰公  
何不西走永昌使楚雄得為備而公在彼犄角首尾牽  
制之上策也天波從之定洲至畏知語之曰若所急者  
黔國耳今已西待若定永昌還召廷代鎮雲南之命亦  
當下予出城以禮見今順逆未分不能為不義屈也定  
洲恐失天波与之盟而去畏知乘間檄城外居民共入  
城倚任游擊王承憲築陣濬隍備守禦并調邠境土漢  
兵守之承憲襲祖職為楚雄衛指揮舉武鄉試擢游



擊為畏知前鋒

唐陵王瑋妻劉泚英、父鐸、揚州太守、死瑋難、泚英年十八而寡、常割股以療姑疾、甲申之變、自矢報國、因集家僮百人、捐資召募、自成一旅、楚將張先璧駐永新、泚英領所部赴之、張奇其才、以娶之、泚英不可、張因分遺其部眾、泚英忿恨而卒。

左都督楊鼎卿固却魯王令印、唐王手勅嘉之曰、若鼎卿者可謂忠盡能昭大義者矣、朕與魯王原無嫌疑、所付柯曹二使、臣啟吞王書、或未之見乎。

三月戊申朔

大清兵開堰、驅舟入江、魯王督師張國維、嚴勅各營守汛、命王之仁、率水師、泛江心、襲戰、是日、東南風大起、之仁揚帆奮擊、碎北舟無算、鄭遵誦撈鉄甲八百餘副、國維督師渡江、圍杭州、不克而還。

唐王駐建寧、居巡方署、閣臣蔣德璟所營也、以秋隘、誼諱、屢形責讓、初一日、移蹕城外、伽藍。

鄭芝龍進浙江水陸圖、王曰、觀斯圖、備悉奇正之着、五路并出、占合太湖、義兵為策、應使西粵將士為我。



出力俱是全著急務。知其速規進取，毋得僅托條陳。監軍兵部主事黃師正進督師，史不法遺表。王曰：「可法名重山河，光爭日月。至今兒童走卒咸知其名，方當擊節渡江，速圖恢復。乃為強鎮力阻，奸黨橫行，竟賣志以致也。惜哉！」讀遺表，令人憤恨。應得贈卹祭葬，易名。未及事，軍行在該部，即行詳議具奏。其母亦猶陷鹵域，一子未知存亡，作何尋獲。黃師正多方圖之。大僕寺少卿凌超疏陳急做實做，不出臣謀。君斷四字，王稱其要言不煩，下部議之。

初六日癸丑

王於建寧登舟，十一日抵延平，駐蹕。

鄭芝龍於扶帝以自重，固請回天興，命軍民數萬遮道号呼，擁王駕不得行，乃駐蹕延平，以府署為行宮。

初芝龍以海寇受撫，雖晉五等爵，與地方有司不相統屬。閩中士大夫輒呼之為賊，絕不與通。及擁帝即位，芝龍位益尊，權益重。全閩兵馬錢糧皆芝龍兄弟領之。是芝龍以寇名奉帝，而帝以全閩與芝龍也。故芝龍不肯聽帝出閩，思常有全閩也。



金堡至行在繳還勅印帝以奪情官之堡辭再三不  
允因引先朝楊嗣昌奪情為去道周諸人所不容為  
案奉旨嗣昌小人何得與尔比例鄭芝龍聞之以為  
行將大拜也恨益甚輔臣曾櫻陰知鄭意密疏勸帝  
欲保全金堡莫若聽其辭去堡七疏辭回官朱某亦  
為之請始允

唐王誅都督陳謨以御史錢邦芑劾其外媾也

陳謨奉魯王使命入閩久駐徽州持兩端云魯王已  
封請夷侯以封魯帝封帝勅鄭芝龍取其侯印為  
驗謨賈印玉帝即召入閩御史錢邦芑劾其久駐衢  
州俳佻浙閩之界自以舉足左右為輕重因欲要取  
侯封以閩粵浙以浙要閩祇恃據閩之謀敢行挾制  
之術又歷數其在徽奸淫不法諸惡狀遂下之獄芝  
龍疏救不允又行賄五千金于邦芑請免謨死邦芑  
懼密啟於帝謂陳謨為魯王藩心腹與鄭至交不急除



怨為內患，帝遂決意殺之，即命邦芭監刑。芝龍請以已官贖，謫死，帝不聽。謫既死，芝龍哭極哀，厚殮之，為文以祭，有「我雖不殺伯仁，亦由我而死」之語。洪丹、芝龍益懷異志。

謫武進人，出身甚微，作鎮金衢，甲申秋，賈弘光詔封芝龍為南安伯，比啟讀券，乃悞書安南，謫謂芝龍曰：「安南則益為廣，南安僅一邑耳，請留券而易詔。」更晉伯為侯，芝龍大喜，厚贈而別，未覆命而南京陷，故芝龍德之力為申救。

有云：邦芭監刑，芝龍子市命且停刑，亟入朝申救，帝密勅促行刑，故與芝龍款語及芝龍出而謫已斬者，有云：芝龍謂謫就戮，必經其門，臨期救之，未晚。帝於夜半內傳片紙，別移謫他所斬之者，按此時帝在建寧，芝龍留守福京，何由入朝見帝？夜半傳紙乎？皆附會之說也。

是時兵羸餉絀，舉朝如夢如醉，去談及軍事者，惟日揖帝與魯王為仇士英、澂、靳、清、源、邦芭、疏、靳、謫、自相殘賊，皆小人為之也。

魯王以田仰為東閣大學士，仰率兵二千，泛海道。



至紹興，謂王故有是命。  
張國柱者，故劉澤清標將航海至浙東，依王鳴謙於  
定海，有弓箭手五百餘人，足以制鳴謙，乃劫之內向，  
掠餘姚，其部曲張邦寧掠慈谿，行將震恐，議者以伯  
爵縻之，孫嘉績等量署為勝，自將軍始還定海。

楊展者，取上川南地，屯嘉定，與曹勛等相犄，援而王。應  
熊及王祥在遵義，馬乾、曾英在重慶，皆宿重兵。張所  
忠勢日蹙，惟保寧順慶為賊將劉進忠所守。進忠戰又  
數敗，其忠怒，遣孫可望、劉文秀、王尚禮、狄三品、王復臣  
等攻川南郡縣。王應熊、樊一蘅急令楊展、侯天錫屠龍  
馬，應試及預存志、莫宗文、張登貴連營捷為叙州，以禦  
之。賊連戰不利，魯英、王祥乘間趨成都，其忠立召可望  
等還。



十五日壬戌

魯王既斬閩使恐閩發兵來討又以

大清兵固守杭州堅不可破遂定議抽兵屬張國維

西征以禮部尚書余煌兼兵部尚書督師江上

唐王擢熊緯為給事中緯字文江南昌人崇禎十六年  
進士授行人兩京阮霞每飲酒輒涕泗橫流友人語之  
曰昔狼曠有言吾未獲死所子既有志冒死所乎乃赴  
延平謁王授官

勅諭兵部侍郎于華玉曰朕痛者京畿覆心因兵民



扛恨致危宗社、今日僅有彈丸、資此民生、以期恢復、  
一統、若復傷民、即促國脉、仰體朕意、實令民安、  
新兵譁譟、擾民、乃未經節制者、仰當亟振刷、陋規、毋  
徒憂詭畏謗、

黃道周、至江寧、幽別室中、因服著書、絕粒積十有四日、  
不死、

大清攝政王命斬之、臨刑、過東華門、坐不起、曰、此與高  
皇帝陵寢近、可死矣、監刑者送之幕下、士中書賴雅蔡  
紹、謹、兵部主事趙士超等皆死、道周學貫古今、所至、學  
者雲集、銅山在孫島中、有石室、道周自幼坐卧其中、故  
學者稱爲石齋先生、精天文曆數、皇極諸書、所著易象  
正、三易洞琰、及太函經、學者窮年不能通其說、而道周  
用以推驗治亂、歿後、家人得其小冊、自謂終于丙戌年



六十二始信其能知來也

大清內院洪承疇與道周同鄉致書勸降道周罵曰承疇死久矣松山之敗先帝痛其死賜祭九壇親自哭臨保撫卹典焉得尚存此無賴小人冒名耳遂被日繫門生往見者誦習吟咏如常都人士爭索其書皆藏之以為寶承疇求生之具疏言道周清節夙學負有重望今罪在不赦而臣察江南人情無不憐惻痛惜道周者伏望皇上赦其重罪待以不死攝政王不允臨刑<sub>子布</sub>見有監福建門牌者指福建二字曰

吾君在<sub>子</sub>吾親在<sub>子</sub>死于<sub>此</sub>可也南面再拜不去遂被戮於門牌下士超等四人同死士超罵承疇不絕口死尤烈道周既死門人陸自巖收其元首并身瘞之橫黃石為記閱數年蔡夫人命長子覓載其喪歸葬于贈公之側復將士超等四人葬於道周之側

按後死四人趙士超蔡春落賴繼謹毛玉潔也史作賴雍蔡紹謹而遺毛玉潔

魯王諸將驍橫諸臣競營高壘請乞無厭兵部尚書余煌疏言今國勢危急躬以念終尺土未復戰守無資諸臣請祭則當思先帝蒸嘗未備請葬則當思先



帝山陵未營請劫則當思先帝宗廟未享請蔭則當  
思先帝子孫未保請謚則當思先帝光烈未昭明以爲  
名言

唐王將取道于汀餉部李長倩以汀屬空虛請留餉  
三萬以訓練土着備緩急王可其議

左都督楊鼎卿細陳起義情由詔荅之曰人君大柄  
止在知人善任人臣大義惟是勿欺至公朕久歷艱  
難稍識情偽朝廷壞於朋黨宗廟由此兩危北京之  
失東林之罪何辭南都之陷魏黨之咎莫謝其餘門  
戶聲氣朕自有負古鑑衡以御天下諸臣第跡千章  
豈能奪朕心公斷請夷侯方國安力扼江干大功實  
在宗社朕令親征在通指日相見未盡之情還俟面  
奏楊鼎卿父子還終始調聯以待王師之至  
贛兵沒需粵餉以前十萬兩不足用李長倩以爲言



王云留餉已有前旨該鎮共事一方着与通融接濟  
俟朕至軍前再行的處毋得紛爭

松江奏捷賜督臣荆本徹鎮臣黃斌卿張名振各銀  
二十四兩表裏四端以示激勸其餘將帥各望級有  
差

諭浙江撫按勅曰天下之壞不壞於寇而壞於兵不  
壞於兵而壞於官殊可痛念浙中無所事事之官道  
急于家驛驛於途漁獵細民的通着撫按清察撤回  
安輯地方

楊廷麟聞唐王將赴贛往朝之弟元吉代守吉安先  
是崇貞末命中書舍人張同敬調雲南兵至是抵江西  
兩京已相繼失回退還吉安廷麟留兵共守用客禮待  
之其將趙印送胡一青頻立功而元吉約束甚嚴諸將  
漸不悅時有廣東兵亦以赴援至而新軍張安復按州  
有功且招他營兵降元吉以新軍足恃也蔑視雲南廣  
東軍二軍皆解體然安卒故為賊居贛恣淫掠遣援湖  
西亦過殘破

同敬持牙牌調發滇兵未集而京師陷弘光時復



勅陳蓋押赴南京抵江省南京復陷回留守吉  
帝台廷麟入直以元吉代廷麟駐吉安初元吉與劉  
聲桓善聲桓收江右以書招元吉辭以各行其志  
聲桓弗逆也至是元吉主招聲桓以收復江西因遣  
使密誘聲桓來歸聲桓得書不報械繫其使于庭夜  
分解其縛飲食勞苦之問督師起居意甚殷勤天未  
明而縱之蓋是時聲桓已懷異志而未決也  
工部侍郎曹寅亮疏言務去飾治繁文必收近取實  
局王目為老成格言朕當書銘座右

十九日丙寅

毅宗大祥魯王主事董守諭請於堂哭臨三軍編素  
一日王泣之

唐王諭戶部曰納貢事例原非得已大縣量准四名  
中縣三名小縣二名不得濫收事平即止

左都御史張肯堂疏薦周崔芝善于用海有舡五十  
餘号有兵二千餘名乞釋罪罔功置臣標下王曰前  
楊耿絆其募賊入港曰發兵捕勦卿既信其無他即  
准隨卿前進定限其昇到以便卿乘風吉行崔芝俟



立功即與掛印

建僉都御史田闢下詔獄。闢河南人甲戌進士。弘光時以戶部權稅虔州。唐王登極募兵入衛。改署都察院事。疏糾閣臣曾櫻語連中宮。王含怒未發。繼遣錦衣衛王之臣往閹其師。并發月餉之臣迎合上意。疏糾闢說兵冒餉。遂下詔獄。然兵籍俱實。餉又未發。班行多為申救。王怒不解。魯王贈黃端伯太常寺卿。謚忠節。賜祭葬。廕一子入監。

二十二日己巳

唐王敕諭楊文驄曰。大明寶祚。啟自太祖。兩遭覆陷。凡為太祖親孫。有能攘臂先立。則太祖神靈有依。大明國祚斯立。朕與魯王。大義正在於先後。名分尤在於叔姪。魯王先立。朕雖叔輩。斷當北面。魯王以存太祖。祖若復後立。是名為爭。搃一立也。先立以存太祖。為孝。後立以壞祖宗法。為不孝。今朕先監國。登極四十日。在蒙古自有玉公。豈今日一二偏舌。可以顛倒楊文驄。受知最早。殺蘊搃。以明大義。勸魯王藩而篤尊親。



本末甚明人言雖如其面朕心自有鑒裁所進陳函  
輝啟稿不堪一笑鬼域滿紙宜請夷侯參奏以爲食  
肉寢皮之可恨也朕愛姪王弟不得已業允勦鎮所  
請以昭太祖大法該督尚宜慎終如始善保地方善  
行宣撫得覲孝陵朕必不負元功  
江督萬元吉御史王賡疏請再召滇黔兵馬以圖恢  
復王曰東南只此幅員生民心此膏血不難於調兵  
難於措餉雖土司官兵忠義勇敢必先議餉孰出於  
何處然後召兵不難也

魯王將士与

大清兵隔江相距屢戰不勝各營西望心碎王之仁  
上疏言事起之日人有直搗黃龍之志乃一敗後  
遽於以錢塘爲鴻溝天下事何可忍言臣方今日計  
惟有前死一尺願以所隸沉舟一戰今日死猶戰  
而死他日即死怨不能戰也

唐王贈金聲禮部尚書謚文毅

聲子敦涵入閩投熊開元以爲請于王得易名  
勅于平王曰鄉才敵弟夫豪爽忠敏受朕深知重倚



其迎駕之兵，石曼巖加約束，令民間草木不驚。方為  
扈駕時，雨之師。

大學士曾櫻、薦同鄉劉遠，堪為御史。王曰：御史為朝廷  
法官，若不清勤激切，何以明目？遠聽從，來巡方，積弊積  
玩，朕亦親見。這雨舉用劉遠，堪巡粵左，即着允行。

二十四日辛未

大清兵逼吉安，楊廷麟留屯贛州城外，日馳疏陳。援吉  
防，贛事空，而雲廣諸軍皆內携。新軍又在湖西，城中軍  
不戰而潰。吉安遂破。

大清遣將柯永盛添兵攻吉安，守將胡長蔭、達元吉  
節制不戰而潰。城遂陷，職方主事郭錕死之。鄒文鼎  
避之永豐，鄒敬走與國。

葉元吉退屯皂口，檄諭贛州，極言雲南兵棄城罪，其衆  
遂西去。



元吉與都督陳贇兵曹王其宿議列柵張家渡且戰  
且守諸軍潰奔不能止贇先收合滇兵入虔元吉停  
兵皂口晚論贇州極言滇兵棄城之罪不許宥駐滇  
兵亦徑越贇趨南京而去是役也粵帥童以振陣歿  
陳課稱疾先奔丁魁楚以其倡逆斬之  
金堡辭朝泛延平出汀州贇州趨衡州  
沙定洲分兵攻武定參將高其勳固守月餘城陷衣冠  
望北拜服毒死

二十七日甲戌

唐王封鄭成功為忠孝伯

肅酋伯亥斌仰以閩浙不和畏江上勢大托平夷將  
軍定西侯張名振題請退駐舟山斌仰德之遂締姻  
媿重之以盟誓又以兵力單弱力持名振携眷屬共  
駐舟山

按舟山隔蛟門二百六十里東離普陀四十里岱山  
羊山屏其北柘花山劍山列其南長百三十里潤五  
十里戶田七萬畝塗田四萬畝其奇竹木桑麻柘梅



榛粟取之無忌、固海珍之藪而魚鹽之區也。越王句踐、以置夫差於甬、句東、即此地。元時為昌國衛。明省入定海。設參將一員以鎮之。崇禎間、斌卿為其地參將。

大清兵逼廣信、胡夢秦傾家募士、自鉛山赴郡城、與周定仍等協力拒守。

時夢秦奉使旋里。

姜天衢與王得仁、渡戰於小善渡、及河口、大敗、退保鉛山。

燭火錄卷十五

丙戌

夏四月丁丑朔

唐王諭德與王由柎曰、江民苦兵、甘為敵用、情罪可原。赦之之條、已括於有髮為教、民無髮為難、民十字中。由柎、仁宗庶七子、淮靖王瞻墺九世孫。

閩中、閩警頻傳、人心惑亂、勅唐鄧二王、力行保甲法、以固根本、重地。

諭輔臣黃景昉曰、福京訛傳、驚避潰兵、竄逸山寇、乘



梳抄掠兵單餉絀根本之地動搖如此深為可憂所  
議歸併事權以憲臣多制二摠及兵道移駐福清等  
事物其確議力行之

滇撫吳兆元疏辭敕書印劄諭之曰卿久撫滇疆弘  
宣猷績正資善後毋貽朕南顧憂掃除沐天波業有  
成命不准辭務令南人不及以成一統豐功朕復另有  
酬敘

王涓侍臣曰近自兩京覆後武臣冒濫驕貪已極怯  
禦敵而勇救民巧凌躐而無法紀何能破其積習

唐王名呂大器為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

開元罷

開元以大學士掌都察院事頗重資格帝授錢邦芭

陝西道御史開元不宐入臺中請御史合疏爭之

邦芭疏辭開元目奏改兵部司務帝重違開元意而

愛邦芭有才氣敢直言且慷慨明爽可耻乃命以司

務隨征許非時言事補朕缺失名為司務實御史也

開元曰上疏乞休帝耻其去

周崔芝乞師日本以恭謀林蓋舞為使擇吉四月十



一日東行，鬻舞將解維，黃斌仰止之曰：「大司馬，余煌書來云：『此吳三桂乞師之續也。』」崔芝慷慨下士，未者多歸之，而斌鄉為人猜忌，故沮鬻舞之行。崔芝怒而入閩。

吉安王其定、黃德官王之豹同時起兵，其定死于獄，二人皆戰死。

廣信知府解立毅，碎牌拒敵鉛山，典史周寅生固守孤城，至加級銜。

贈夏允彝右春坊右中允，謚文忠，給祭葬。

臨川曾亨，應方置酒宴客。

大清兵忽至，宗族死者二十人，部卒死者三百餘人，亨

應避石室，其從弟指示之，遂被執，并執其長子筠，亨應

願筠曰：「勉之。」一日千秋，毋自負。筠曰：「諾。」受刑先死，釋亨

應縛，詢之降，石不可被戮，和應雅尚名節，既奉父入閩，聞

兄死，曰：「烈哉！兄為忠臣，子為孝子，復何憾？」後閩地失避

之聲，慶又失，乃拜辭其父，投井死。先是棟弟棧為

蒲圻知縣，死難，棧兄益為貴州僉事，亦死難，人稱曾氏

五節云。



王得仁偵知亨應在私宅夜率石騎渡河圍之亨應  
被執死從弟杞洪弟之璋之琦子筠俱死先是  
亨應舉事時自斷爪噙血裹而瘞之示不復歸筠亦  
時語人曰我一門已登鬼錄其父子立志殉國如此  
筠字竹居選貢

亨應置酒高會勅大姓助餉謀賊其庭歸報北帥潛  
於祀家渡濟師或走白亨應怒其動衆呵曰盱  
有鄭帥接有永潘賊敢偷入腹中彼庸不畏死耶  
俄而兵至父子俱被執筠立斃擊亨應如河泥橋帥

解縛勅亨應降不從搥數十逼之降復不從懸之柵  
業射之曳置堦下再諭降不從帥語曰吳兒鉄石心  
腸定死矣遂戮之亨應所居里曰陂頭陳孝威集

唐王聞黃道周被害震悼輟朝黃斌卿疏陳古今多  
一精忠中興少一名相王覽奏曰輔臣道周精忠大  
節就義泛容真足感動天人爭光日月朕方恢中興  
大業而一代純臣先殉國難接念今昔倍為憶懷翁  
龍楠現在何處着該部再行察訪務得實信回奏以  
憑從優卹錄其毛玄水四員并與察卹



益陽王祗授縣官詔禁之曰國家敦厚懿親自育典  
制朕復天性篤愛宗枝王借受慈禧之命又借勲鎮  
方國安之推奉近日表奏雖來公然用監國之寶不  
知此寶授自何人勲輔士英國安疏王本末甚明朕  
正不必顯戮乃到處駭擾妄行陞授復聞播害龍游  
民苦不堪又聞遂昌尤碍法紀着地方按按官速  
止王回嚴以明大義益陽遠簡王植之裔孫  
御營吏部尚書路振飛進奮練義勇說王曰此真安  
攘大畧書策留覽暇當為卿序之

初五日辛巳

唐王誕日群臣先一日請賀王不受曰朕奉大統已  
近十月孝陵不見百姓不安又曰循于內武擾害於  
外中與事業茫無端緒蔬菜自勉豈可晏安自居以  
駐羣工慶祝耶惟於行在所擬用太牢急祭二祖列  
宗唐國祖宗另設于旁

處州府貢生李瑞庚疏陳恢復三策治安五要王覽  
之曰以擣淮為恢復金陵復江浙之神着以出兵九江  
為破南昌固嶺南之急着以奇兵蔽江口以偏師復



徽州為上下之接、之緊、着三策俱說得是、治安五要、於養民、任賢、生財、節用、獎廉、懲貪、諸務、深明洞曉、是通才學士。

吏部尚書郭維經、疏列三吳起義、死難士紳、各贈官、有差、葛麟、贈兵部郎中、錢松先、贈叅政、顧棻、贈兵部主事、王日如、贈兵部員外、馮翥、贈副使、錢圭、贈叅政、王有宥、贈僉事、麻三衡、贈國子監學正、凌虹、煥、張明、光、謝球、俱贈訓導、兵部侍郎陳洪、溢在籍、遺內官鄧金、趣之不至。

初六日壬午

大清兵逼皂口、萬元吉不能禦、退保賴州。

北兵泝流而上、逼近皂口、新威兵先潰、汪起龍兵亦潰。

魚目王加錢肅樂兵部右侍郎

平西將軍王朝先、與定遠將軍陳核、俱奉魯王命、征西、推兵蛟門、約鎮、偽將軍王鳴謚、共趨金塘、岱山、為犄角之勢、不果、朝先字省宇、四川土司人、鳴謚、武寧侯之仁子。



唐王謂群臣曰輔臣道周委身殉難其子：中、備述  
之鎮臣黃斌卿亦有此奏讀絕命詩有支天千古事  
失語一朝人之句朕亦不覺泣數行下卹典着於五  
日內察例具奏其子：中、年俱幼稚更可憐惻准給  
銀二十兩以助讀書之資

魯王授沈廷揚兵部右侍郎提督水師 廷揚航海至  
舟山依黃斌卿唐王授官亦如之

弟安進士劉士楨起兵龍泉令四子肇履恢復恭和  
唐陵士禎天啟壬戌進士

鄭芝龍疏陳閩省守關兵餉器械衣甲共用銀一百五  
十六萬王諭之曰卿兄弟純忠大節擁戴朕躬中與  
大事非卿誰托據奏即竭三者之物力亦不能不窮  
於接濟地方錢糧只有此數若不內外兼顧勒守並  
行大禍大害必然隨至中興事業必不忍言從未有  
籬籬不顧止靠家門堵賊者此理至明不待再計也  
前卿專奏次議用兵四萬猶恐用餉難繼今必先議  
守後議兵以三萬守關口一萬守腹裏此數之外再  
不可增若持議不決曠延時日即朕自誤高皇也卿



當遵依以全守關之事若復再有爭執再有推卸是  
彼蒼不欲中興朕亦只有遊賢路而已

江南布衣崔暉疏進直言王曰此疏於古今得失之  
局亦有所窺至規切朕躬處言：系石誠可嘉尚准  
隨便候對

禁地方官：買曰府州縣之行戶實地方害民之惡  
政官之稍有良心者尚以官價買之比市價十之五  
六全無良心者直票取如宰胥隸緣之奸孔乃出朕  
在潛邸久知此弊宜行永革

初八日甲申

大清兵乘勝抵贛州城下兵部侍郎劉士禎促新軍將  
張安赴援安宵遁給事中楊文薦奉使湖南召贛入城  
共守禦城中賴之文薦元吉門生也字幼字京山人

北兵乘勝水陸並進徑至城下隔水而軍城內倉皇  
出署民情益洶：康范生白元吉：亟斬獲家屬諸  
弁并二妾以徇二妾懼沒入署民情始定共議城守  
楊文薦見事急相度形勢以虔為必不可守自請任之



士民益勇躍聽命

北兵駐營水西、領兵者高進庫

沙定洲聞寧州祿永命等、各固守、不敢至永昌、恐楊畏  
知截其歸路、急還兵攻楚雄、值畏知坐城樓、賊發巨砲  
擊之、烟焰籠城、樓衆謂畏知已死、而畏知端坐自如、賊  
相驚謂神、游擊王承憲偕土官那箐等出城衝擊、大呼  
陷陣、賊披靡、俄為流矢所中、死、弟承瑱亦力戰死、一軍  
於是、賊復攻城、畏知伺賊懈、出奇奮擊、殺賊甚衆、賊引  
去、舉人杜天楨助畏知城守、頗有功

撫州圍急、攝府事同知高飛聲遣家人懷印走謁唐王、  
而身守城、破死之

時鄭彩在新城、永寧王請救於彩、監軍張家玉以  
三營兵援之、圍暫解、已而復合、按州遂陷

林鳳中礮死、鳳瀘溪人、甲申國變、籍家贛、送官助  
餉

龔啟祥、支鳴鳳、黃克忠皆死、啟祥、金谿人、唐王署  
行在前鋒都司、支鳴鳳、臨川人、授遊擊、克忠、金谿人、  
從羅川王起兵者



南豐吳起爵致于陣。起爵為鄭彩副將，陳漢書記，鬻產裹糧以從。每戰必大呼陷陣。永寧王退保建昌，王得仁追及之，王膝痺不能疾馳，遂被執死之。張安系所部退回寧都。聞人天祥以王被執不肯去，亦見俘，已脫身走閩。

十二日戊子

德安郭賢探集眾再起義兵

大清偵知之，環其虜焚之，獨賢探逸去。

鄭彩兵數萬駐新城，風聞

大清兵至，即奔入閩。張家玉與新城知縣李翔、邑人徐伯昌守城。

大清兵未攻，家玉出戰，中矢墮馬，折臂走入閩。翔率民兵千餘出城拒擊。

大清兵從間道入城，民兵皆散，翔與伯昌死之。



彩駐新城，無禦敵意。翔抽選義勇，措餉而訓練之。無  
何，北兵日急，彩欲潛遁，而有愧於翔，乃佯赴建昌，取  
間道入閩。翔與家玉死守，北兵至，翔出拒戰，啣指血，  
大書誓死報國於旗，使人負為前導。北兵從他道入，  
城翔兵鳥獸散，翔入城，與從者三人，手刃三騎。北兵  
疑有伏，遂退，卒無繼者。翔與三人復馳出，四顧傍徨，  
謂三人曰：汝曹且行，吾入城死矣。策馬大呼曰：我新  
城知縣也，速殺我。北兵執之械，至郡，直立不跪，誘降  
不從。臨刑，從者賦詩引領受刃。

醫士黃嘉縉，字季振。城破時，端坐中堂，兵入搜索寶  
物，嘉縉笑曰：架上書皆可寶也。兵斫之，傷嘉縉曰：君  
子不以變亂易其志，整衣冠而死。

初，李遠密疏薦泉州蔡鼎能，前知台至，以方外服見，  
封為國師。然亦言庸鄙，試以占策，亦無驗。至是，彩與  
家玉敗回，鼎請自試，一戰而歟。迺回。

張家玉疏云：永勝伯鄭彩聞敵報急，即將隨征之兵  
及守備新城之兵撤還，促臣入閩。臣以新城者，永定  
屏障也，永定者，福京門戶也。新城雖小，不可棄，而彩



以固闕為急、竟棄臣去、臣與新城知縣李翔、仰天慟哭、誓死不去、敵騎至、臣調翔守城、躬率義兵三百、與二三將吏血戰城南、斬敵步兵百餘、臣傷箭墮馬、血書招闕、王宗來援、王宗至、敵引退、有旨統兵大帥遁走入闕、獨使文臣陷陣、何以自解、

論大學士熊岡元曰、知以聽敏執持、受知簡用、朕若不以人言而用、今豈以人言而舍、著調理安痊、日即來行、在辦事、馬傷人乘、尚為厚誼、豈君臣之際、任重綸扉、何必繳進、看留為病、愈入躬之用、

楚王統兵三千、屯蕭山、益陽王統兵五千、屯江上、楚王服麻、哀為人平易、益陽勇健、能冒矢石、驕縱不法、常對人斥魯王、何得僭稱監國、魯王御史李長祥往見、責其不用奏啟、長祥以祖制答之、已而益陽遺刺客入躬、為總兵張桂方所獲、魯王命諸藩鎮討益陽、皆不奉詔、乃召長祥密議、長祥曰、臣敢不効力、他日駕至南都、必有指臣離間骨肉者、臣族且不保矣、王固強之、長祥曰、不得已、須王上手勅、方可、王乃書有王守仁故事六字、賜之、益陽有龍虎兩大營、龍營總



兵任和山西大同人有才幹、荒營總兵李建功、貴州  
土司人短小精悍、長祥謂不圖此二人、益陽未可除  
也、乃拜益陽、佯布歸心、意益陽喜、贈以表紙、竟稱賜  
長祥、即拜受之、踰日、啟益陽、大譏、諸總兵於內河舟  
中、造甚盛、梨園喧動、衆皆大醉、密令舟潛移、四五十  
里、漏下三鼓、撤席、長祥曰、上育旨、即命壯士湧入舟  
中、將各總兵掣定、長祥曰、主上以爾等從益陽謀逆、  
命斬之、二將大呼求免、長祥曰、旨已下、奈何、必於救  
爾等、須將各營兵馬、星夜調至、吾當奏免、二將從之、  
即發令、次早兵俱至、益陽逃、長祥飛檄至衢州、總兵  
張鵬翼、擒益陽、誅之、楚王知之、果奏長祥、離間骨肉、  
且云、先斬長祥、而後奏、聞長祥、聞之、夜馳五騎至楚  
營、稱議事、楚王辭不見、固請曰、當此軍事告急、主上  
六徹夜接見群臣、殿下固不見耶、乃見、長祥曰、聞殿  
下已忝不肖、育之乎、楚王曰、吾之長祥、即朗誦其章、  
奏楚王、慚不能出一語、長祥曰、益陽謀逆、臣已奉勅  
誅之矣、楚王宗藩不能從逆、是問、而反欲斬正臣耶、  
翻然而出、楚王夜遁、



按諸王傳及表楚王卒奎於崇貞十六年為賊所執沈于江中後多襲封者益陽王朝暉周定王構世孫嘉靖四十年薨子國除又遠簡王植裔孫者出封益陽者傳至憲煇萬曆十年薨後亦無襲封

唐王治吏部驗封司首外曹元芳曰東南為朕一人故三遭寇虐覽奏知痛癢在躬義師所在雲集乘其怨而激厲之曰其勢而利導之真恢勦一大概也元芳為國讐家難驚心慷慨請縋其見忠孝但勇往難往而有濟夏難也

十四日庚寅

大清兵圍贛州城中閉門固守萬元吉素有才、辦事精敏及失吉安士不用命昏然坐城上對將吏不交一言隔河大營徧山麓指為宮營兵民從大營中至言敵勢盛輒叱為間諜斬之江西巡撫劉遠生令張琮將兵趨湖東及贛圍急遠生自出城台琮於雲都贛人曰接軍遁矣怒焚其舟拘遠生妻子俄遠生系琮兵至贛人乃大慚

是時四營兵往湖東者聞松州失張安兵退仍調回



寧都楊廷麟親往邀之下贛

蜀督師王應熊上疏言恢復蜀中諸郡縣王荅勅云  
卿力恢殘敗封疆屢勝猖狂逆寇用餉僅十五萬不取  
空城仍印為功信從前覆京弊端賴我元臣一洗朕  
志前平天下因此大慰予心至此賊之殘忍手斫數十  
萬生靈朕實不勝痛憤若不速救斯民何以肯吾太  
祖望卿力任平賊朕必有請立應至於擒夷諸寇罪  
原輕于此賊卿還善用戎索俾為我用若能以擒夷  
平賊賊釋予賞功必不失信

萬元吉乞援於蘓觀生、遺二萬人往元吉令協守綿  
津灘遇  
大清兵退走

蘇觀生率所募新威營兵退保南京萬元吉堅守皂  
口所部閩帥周之蕃吳玉簡吳章粵帥王基昌俱子  
然一身不能自集舊旅惟安遠汪起龍有兵三萬時  
同鄉李陳玉楊仁愿兵垣楊文薦兵曹萬六吉周遠  
待詔劉季鏞皆在虔力請督師觀生援皂口以發兵  
二萬元吉遣監紀程亮督之下守綿津



楚帥曹志達以二千人至，僅一夕，謀而去。  
劉士禎遣四子肇履入闕求援，而令季子穉升、從季  
陳玉起兵信豐，為贛聲援。

翰林院編修何九雲進家藏書四百八十種，計三千  
五百本，令第九祿贖上。王曰：朕性喜圖書，所進者縑  
緗珠富，著即收進。內有重的，仍裝與九祿領回。九祿  
著任國子監學正，以示酬勞。

諭吏部尚書郭維柱曰：官員賢否，關民生之榮悴，切  
宗社之安危。若吏部有滿堂清官，天下必少呻吟百  
姓。朕於銓選，至慮至公，力拔其尤，而後已焉。  
又諭首輔何吾驥曰：文章之氣，可銷甲兵；多士奮  
庸，務收俊乂。朕念福京士子，亟宜賓醮，茲定期六月。



開科鎖闈三試徹棘放榜不許游移一日監臨照兩  
京舊制定用御史兩員提調則布政司監試則按察  
司一應科場事宜即于五月杪報竣不許苟簡滋玩  
分考官務用甲科推知不足即就甲科中行官禮聘  
其江西浙江湖廣及各省來試者跋涉可念着地方  
官給與文書路引以禦盤詰現在流寓的就赴福京  
督學考選一應赴京應歲貢照舊例着禮部考選  
沙定洲陷通海典史單國祚搥印坐堂皇罵賊被殺印  
猶在握縣人莫之諸葛山下國祚會稽人

十六日壬辰瀘溪告警傅冠不能救揭重熙初冠解冠  
任兵事遂委重熙

重熙忝冠身任督師日午未起未嘗至闕上一步人  
言噴王怒其有負焉托准以原銜歸里

鄭芝龍步將奪民舟鄭為虹叱責之芝龍訴於王  
為  
諭解

芝龍標下將官陳俊邨太爭舟為虹叱之芝龍密疏  
於王曰干戈寧謐全藉文武和衷為虹叱責亦是  
代鄉約束卿幸勿芥蒂仍以王臣王事視為一辭等



於虛舟尤所殷望

魯王總兵陳梧敗于樵李渡海掠餘姚之鄉里王正中遣兵擊之鄉勇與相犄角救梧為議罪正中御史某言梧之見殺犯衆忌也正中保守地方不當罪王洗之

宗室議殺福王時以貢生授句容知縣南都覆走徽州入閩唐王擢為浙撫同周定仍守廣信督兵出戰敗死

二土日丁酉

魯王遣行人林必達左軍都督袁兆錦以公爵敕鄭芝龍兄弟芝龍上問逮下詔獄會百官廷鞠尋又命衛官呵譙必達答責兆錦以王不進表而陰誘二鄭也已而釋之改必達福建督學御史

廣信諸軍敗於鉛山弟文英舉家赴水死廣信勢益孤同知胡甲桂效死不去

文英妻胡氏從死妾彭氏匿敗墻中三日出見文英樞一慟而絕



四川參政劉麟長疏稱恢復重慶夔州二府三州二十三縣以餉贍川兵不敢虛糜破冒王嘉其不避艱危持方畧忠勞懋著特陞太僕寺少卿俾其前來陞見供職

郭維經之子應銓應衡應煜舉兵臨川典

大清兵大小十餘戰頗有斬獲帝授應銓應衡兵部郎中應煜戶部主事

特議加福京鄉試解額三十名以示寵與首善廣開薪槓至意

張獻忠在川中偶沾疾對天曰疾愈當貢朝天蠟燭二盤衆不解比疾起令斫婦人小足堆積如山將焚之必欲以鼠窠者置於上而絕無當者忽見妾足鼠小遂斫之灌以油焚之其臭達天詔忠大樂西

畢外集

唐王予黃蜚祭葵并建坊旌表

按州報至行在大寨帝削鄭彩爵戴罪立功而徵各路兵援贛時帝志在幸楚未嘗一日忘贛故援贛為最急



擢傅雲龍為太僕寺卿。

授程峻惠潮添設巡撫。峻吉安府進士官蘇松糧道。去任時招兵三百人歸江右。日與隣里私鬪。姻親郭之祥和解之。至是召寔赴惠潮任。

諭兵部尚書呂大器曰。知言用人太濫。所用之人。又轉相援引。虐民叢盜。望治何由。所見甚是。朕自今當急省改。

衢州知府伍經正不奉魯藩王以其義凜一尊秉節不二。再與實加一級。示勸。

大清兵逼新昌。守將出降。陳泰來走界埠。曹志以等。從上高移軍會之。進攻梧州。兵敗皆死。

金聲桓使署驛傳道戴國士招來泰來。而以大軍隨其後。國士入見。泰來甫出。清兵已壓壘而陣。泰來不及備。遂敗。死黃氏祠中。

唐王諭首輔何吾驕曰。朕在延多日。漫云益顧江浙。終於江浙。何補不如實。出關拿定一件做去。尚為得力。且今地方。必有閩廣江楚四省。咽喉全在一處。彼所必爭。我所必守。今不自出。負祖負民。朕之存亡。



尤其小者、今還要催林望兵併陳天榜兵到、決意初一日必行。

勅朱成功、速招置鄭彩、逃兵毋得令其驚擾地方百姓。

二十三日己亥、張琮兵渡河、抵梅林、中伏、大敗、還至河爭舟、多死於水。時蘇觀生走南原、贛州數告急、不敢援。張琮偕趙源符發兵渡河、至梅林、不見敵、爭前趨利、無部位、伏兵起、為所敗、失士馬器械無算。唐王擢熊化、吏部右侍郎、尋移疾去。

敕黃斌卿曰、卿孤軍久處并山、援餉不絕、朕每以為念、今得張名振資助、多金、尅復蘇松、可望其大鳥銃、硝磺、鎗刀鉛彈等項、一并給發。

敕贛撫劉廣胤、革職、勤以訛傳、適至雲都也。



命兵部職方司主事黎遂球、招廣州義師援贛。  
勅處州道臣董振秀、以蔗水青田、縉雲、宣平、景寧五  
縣餉銀，給劉孔昭，以龍泉、遂昌、松陽、慶元、雲和五縣  
餉銀，給楊文驄。時二臣互相爭執，復手勅諭之曰：師  
飽在餉，師克在和，與其同餉而涉于爭，不如分餉而  
歸于和。今後兩臣同心協復，勿再爭競。近年荒餉  
急，民困難支，仍將錢糧分限催徵，以息民力。兩臣亦  
不許差人到縣辱官虐民違者，該管官具疏參奏。  
魯王拜謝三賓，東閣大學士。

二十五日辛丑，唐王擢揭重熙為右僉都御史，代劉遠  
生巡撫江西。改撫州不克而退。

永寧既敗，重熙復召集諸將進克金谿，襲撫州。有眾  
十萬，捷聞，帝授重熙巡撫。重熙以諸將進止不協，退  
保瀘溪，與

大清兵戰於銅蒲隘，師姑嶺及高田、孔坊俱捷。  
安仁僧丹竹者，益藩所招三十六營之一也。從重熙  
襲撫，猝遇王得仁，以步逐騎，戰及得仁面，克獲之。  
兵部主事徐州產疏陳閩閩入蜀，宣布皇恩，目擊情



形等事。臚列舊輔。按在事諸臣。王應熊、樊一蘅、李  
乳、馮、馬、象、乳、米、壽、國、劉、麟、長、王、芝、瑞、萬、年、策、鄭、逢、元、  
劉、泌、范、文、光、年、道、行、田、華、國、曾、英、曹、勛、莫、宗、又、揚、辰、  
賈、登、聃、譚、諸、等、戮、力、殘、疆、奉、揚、威、命、王、曰、川、蜀、頻、年、  
苦、寇、民、不、聊、生、聞、諸、臣、提、挈、贊、襄、朕、心、甚、喜、州、產、克、  
其、使、職、著、即、前、來、復、命、

總兵胡來貢、縱兵抄糧焚劫、特詔禁之。  
魯王督師張國維、遣帥方元科、率師渡江、屯營於松  
嶺、逼杭州、尋敗還、又分兵屯餘杭等處、戰皆不利。

二十七日癸卯、廣信陷、巡撫周定仍死之、胡奇偉、胡夢  
泰、六死之、胡甲桂被執、諭降不從、幽別室、自縊死、魯兆  
恒、奔懷玉山、聚眾數千人、自保有畢、貞士者、貴溪人、舉  
於鄉、同守廣信、城破、赴水、家人救之、行至五里橋、望拜  
祖塋、觸橋柱死。

定仍夢泰俱自縊、奇偉被執、修於南昌、衛前夢泰出  
門時、以系一封、授其妻李氏、曰、四方多難、吉凶未可  
知、脫我計、至毋自辱也、李氏聞夢泰計、即吞系死。



五月丙午朔劉遠生憤張琮之敗渡河再戰身先士卒  
遇

大清兵被獲

遠生渡河親督家丁為衝鋒思得一當兵士遇敵先  
奔家丁亦奔遠生為高進庫所獲

鄭芝龍疏陳孤臣奮輔黃道周矢志為忠王特贈道  
周文昭伯謚忠烈祭葬俱照伯爵例行妻封一品夫  
人長子廕錦衣衛指揮世襲次子廕錦衣衛正千戶  
世襲三子廕尚寶司丞四子廕中書舍人仍勒有司



立一廟于本鄉額曰報忠立一廟于福京額曰惇忠  
春秋致祭再立坊於家額曰中興蓋輔其遺教勒碑  
於廟門

福京監察御史王孫蕃韓元勳疏陳戒篇恤士推一  
時之恩惟是二書三經不若三書二經為合式其題  
目仍照七篇俱出二場亦然庶鑄之試錄傳之天下  
後世皆信為不刊之章程與躬之盛美也王准如議  
行

特勅臺臣艾南英將其生平著作刊刻成帙者進覽  
唐王命郭維經為吏兵二部尚書並右副都御史經理  
湖廣江西廣東浙江福建軍務督師往援贛州

姚奇胤字有僕錢塘人由進士官監察御史巡按廣東  
不赴與郭維經同赴贛州

贈諸生翟翬翰林院待詔翬江南人雅以復仇雪恥  
自負聞王登極匍匐入闕建言諍諫不遺餘力王特  
官之不受病卒御史錢邦芑為陳本末王憐之贈官  
并賜銀二十兩為葬資邦芑為繳還之王曰朕視忠  
臣過於骨肉一臣之亡即少一助翟翬賜金着與製



一碑碣不必繳進仍賜四該俾勒於石曰生既盡君  
臣之義死亦凜夷夏之防名稱大明正如實闡天地  
綱常錢邦芑奉行

初五日庚戌

白黨兵聚四保滙泛蒲酣飲

大清兵掩至殺數百人獲其魁羅騰蛟

溫帥賀君堯殺顧錫疇。鄉邑已破方遭父喪間闕  
赴閩王命以故官力辭不拜寓居溫州江心寺君堯捷  
奪諸生錫疇將論劾君堯夜使人殺之投屍于江溫人  
覓之三日乃得棺殮

五小史云君堯與昔學相結取事例銀供餉諸生鼓  
噪君堯縛一二人殺之錫疇欲疏劾君堯遂縛錫



疇投諸江子鑿遁免沒君克賂

大清嘉湖道佟某鬻官鑿適在署中告佟故乃置之

死鑿本佟邦年以生道即邦年子也

按賀君克於丁亥六月朝魯王黃斌卿殺其全家此云佟某置之死恐未必然也

唐王命張家玉為右金都御史巡按廣信已失請募

兵惠潮

方國安奏富德等縣大捷斬獲甚眾由鎮臣方元科

竭力支撐傳以德田勝涂有聲協助王大悅

贈劉同升東閣大學士謚文忠瞿氏逆史

閩縣侯官縣耆老詣延津請駕回福京王感歎曰即

位十有一月無時不思請祖救民飛驛既久豈得回

鑿固知入度嵐險艱辛之狀但恨在閩不能安閩

民不負朕負閩民實多矣

禮部右侍郎曹學佺疏陳駕駐延津所有閩切四事

一濬延河隄防一汰隨征冗役一通福京米船一事例

銀兩許以生鉄准債從之

諭戶部侍郎梁應奇曰覽尔所陳祛衙蠹清隱匿革

火耗禁牌票去飛詭除賂租六事皆去其害足以裕



國者着逐款力行、遍為嚴飭、有踵前弊者、監司守令府佐、立行糾劾、以副委任、至意。

上游巡按吳春枝、糾內臣戴照貪婪滅法、王命輔臣黃鳴俊、先行提問、後奏。

沙定洲攻石屏、龍在田固守不下、還攻寧州、祿永命戰死、又陷嶧峨。

嶧峨土官王克猷走死。

龍在田走大理、石屏亦陷。

在田懼、與其黨許明臣竄大理。

建寧諸生請駕再臨、建水王曰、朕進取之念甚堅、甚切、第無轉譯之理、但謂農家力作、征役宜寬、朕亦耿、於中。

副都御史荆本徹疏請小艇可資戰勝、王諭以閩中、方用水師、覽此奏、誠為要着、下部議之。

工部尚書鄭瑄為朱成功請發烏銃、王曰、成功圖功、雖是急務、御營兵器、閱朕躬身命、烏銃豈可全發、如些等事、該部以司空大臣、全無執裁、惟請朕躬為推卸之地、鄭瑄何無骨力、至此姑且不究。



勅諭御營內閣傳示臣民曰臣民擁立朕躬朕志誓  
救民雪祖外寇雖狂尚可暫守而養戰銳諸臣議論  
紛紛殊為道旁築舍今徵士蔡鼎回報關上情形甚  
確未成功巡閱回來迎駕暫駐邵武相棧步閱揔之  
自古創業中興誰不危而後濟朕惟以寧進死不退  
生六字自誓并以六字察驗臣工其後除戰守駐蹕  
一融條陳外若有敢請駕回天興并請退避廣東者  
諸臣必從重議罪餘必立斬以徇朕心通于上帝臣  
民仰辭欽承

初六日辛亥

白黨張飛遠襲破金山衛

大清協鎮出戰飛遠遂遁去飛遠故諸生兄弟俱負  
膂力與吳易合營嚴衛城先是飛遠約城中助已者  
悉墨其鼻飛遠既遁城中之通於張者鼻尚墨也協  
鎮悉殺之

唐王勅諭督輔蘇觀生曰自知行後朕擬即幸虔州  
以慰後待奈閩中士民戀：難釋不得不少為遲留  
安此赤子迎駕各兵仰且暫令其併力齊心克復湖



湖東清道之功，與扈蹕等，玉指餉艱難，御亦久知切戒，以兵無擾民，勇必堪戰，勿致虛耗糧糗。湖西正在戰守，着於梁應奇餉內，發三萬兩接濟。恩貢生陳元綸，赴廷試進，所著函風保治全書五經涉錄各一部，勅詣留覽，以咨所學。

魯王兵部右侍郎錢肅，系之軍食，悉散去。

唐王封方元科為定占伯，錢塘江上戰功，惟元科為能用命，并發手勅以示優異。

初九日甲寅

唐王親試流寓貢生，勅禮部各察正身年貌，嚴核混冒，懷挾等弊，以作人文。上隆治典，貶子荆倪天佩等十二名，改為庶萃士。照庶吉士例，送翰林院教習。榜首李日燁，徑授戶科給事中。

郝永忠迎唐王之師，逗留不進。至五月始抵柳州，沿途惟事抄掠。

督輔楊廷麟、陳虔事危在旦夕，援兵半已潰亡。王諭之曰：吉州失守，督臣弟元吉諸兵皆付一擲。按臣



劉廣胤先出雲都副招兵陳昇張悰李源符五月一  
日失械成何法紀此番功罪宜明知即詳悉入奏惟  
竑惟公勿備勿執見在收拾殘敗亦即中興根本粵  
兵狼兵三萬餘人准卿召募但作何招集作何約束  
必先議定近日地方苦兵尤甚於賊經子不慎号令  
不嚴驅虎進狼綠林四起豈必寇作戎首哉包象乾  
張家玉兵仰還嚴誅不得收聚完後終成潰散朕於  
十日內一定親蹕汀州面議方畧  
大田縣貢生樂英進冊府元龜一部

十五日庚申楊廷麟督新軍與

大清兵戰於梅林再敗退保雲都廷麟乃散遣其兵

初雲南按按及沐天波之弟天澤交章劾天波造反  
土司沙定洲出奇兵撲滅天波子身遁去時有識者  
咸疑非實一宗室任雲南通判力證之遂詔天澤罷  
封協定洲搜捕聖宗室金都御史往督師有錦衣衛  
百戶徐某者以知光登極頌詔雲南至是歸述所親  
見云一土司及天波調定洲兵往討定洲不奉調統  
勁兵突闖府第天波僅以身免母妻及弟天澤俱被



劫脅令具疏通判素墨曾為天波所絆以宿恨故誣之也以後又傳聞天波絆合各土司兵討定洲然地遠時艱莫能得其要領朝廷置之不問

魯王太僕寺卿陳潛夫尚寶寺卿朱大定兵部主事吳乃武查繼祖等與王正中合兵渡江劄譚山將取海寧以江上兵潰而還

時有訛傳駕回天與者王聞之怒曰朕以進戰自誓豈有復回之理誰為此言以惑亂耳目即應立刻察明斬首以警其餘

故總督楊鶚初以勉餉失軍心至是復黃緣為偏沅總督何騰蛟以為言王召鶚還

騰蛟進劄印一齊交付疏王論之曰卿宣勞江漢功在社稷復楚恢豫長驅燕代業以全摠付卿楊鶚之推陞曰彼時未審輿圖保為錯舉豈有一柄兩操之事今中樞需人業召鶚入佐矣朕與卿分則君臣誼則父子何不因疑奏明遂為是舉且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尚惟始終一心力任危地以必見孝陵必葬烈廟為任朕與卿當共勉之騰蛟復進兩奉君命出



江乃念迴思頌楚一疏中有願為愚不願為智不敢  
棄亦不忍棄不能以五年死掙之城棄之他人之手  
之語王乃欣然曰聞外之事悉以賴卿惟有早用雲  
臺以待

命翰林院新選庶萃士萬子荆等隨庶吉士後入闈拜  
先師復勅翰林官時其教習毋得作輟其服色同庶常  
而帶用角兵部主事某曰吉劾其非制且有實鼎見信者  
王曰拔士于貢中作養人材事關特典名為萃士原不  
同于庶吉士毋得慷慨不平暗行詆誹

二十七日壬申魯王方國安之軍乏餉潰

大清貝勒偵知浙東寇實遂益兵北岸用大砲擊南  
營適碎方營內廚房鍋灶國安懼曰天奪我食矣唐  
王曾以手勅招我入闈必大用我自歸唐王耳事即  
不濟可便道退入滇黔遂拔營至紹興率馬阮兵以  
威劫魯王南行

邳州王台輔食廩粟甚集其里黨深衣幅巾出見之大  
呼烈皇帝北面再拜自縊死俄有僧子之持麻鞭指其  
屍曰此常事也惡用如此矜張為後有渡河來者言石



屋寺一僧縊死麻鞭在其側  
沙定洲以迤東稍定乃復改楚雄分兵為七十二營  
統之以大營一環城掘濠為久困計

二十九日甲戌

魯王之軍惟王之仁尚在將由江入海張國維與之仁  
議抽兵五千分守各營之仁泣曰吾兩人二年心血  
今日若付流水壞天下者非他人方荆國也今北兵  
數十萬屯北岸倏然而渡孤軍何以迎敵吾兵有舟  
可以入海公兵無舟連自為計國維不得已乃振旅  
追扈魯王

唐王謂諸輔臣曰臨民之官豈可以銀而得朕於閩  
浙近地凡有捐餉至二三千而求為知縣者朕斷不



允蓋為生民計，不可不用。况按戢凋殘，有所未便。耶  
吏部司務王士和疏陳時以闕失，凡數千言。王刊賜文  
武諸臣，且召士和入對，嘉獎備至，擢兵部主事。

唐王超拜韓雄都兵部職方司主事。雄都曲周縣生  
員，初遇王於淮陽，頗有所納。後與路振飛等起義太  
湖，同副提兵王羽、參將王奮武中書。路澤溥、澤淳舉  
人，楊廷樞等同仇敵愾，大剽敵鋒。至是入閩，王稱乃  
佳士，授官。

徐石麒子爾毅疏稱先臣超、義獨先殉，難獨苦。王傷  
悼之，官爾毅中書，勅再加厚贈卹。與侯峒曾一體  
行人司瞿昶疏陳楚蜀滇黔事情，楚在一事，權專任  
使，洎勅重臣以待南昌，荆襄之復，即遣大將以鎮之。



蜀在結將士收民心用蜀人辦蜀事挖黃則勦接並  
用此賊則殲厥渠魁滇黔則在外援邾邾內頌門戶  
但近日勲臣土司議論未定其地近蜀之遵永楚之  
接界平溪銅仁俱互防援種：皆扼要實着王嘉納  
之

定期六月十五日鄉試首場四書三篇經二篇十七  
日二場策三道判兩條從減篇節首之旨也

鄭芝龍制油扇五千五百控有奇分給在試生儒以  
却暑王破例先行

三十日乙亥魯王走台州

御史何弘仁追王不及自縊於僧舍弘仁崇禎十年  
進士

唐王諭刑部天氣炎蒸輕犯豈宜淹禁軍徒以下准  
俱保釋以迎天和



六月丙子朔

大清兵渡江取紹興

時夏旱水涸有浴於江者徒涉而過北兵因驅馬試之、不沒馬腹才數十騎、已江而列、戍驚、援走、死不暇矣。

貝勒善謀有勇將渡江有報浙人詛之者曰勿能有福人自能去去乃身被重鎧負矢二百短刀長戈不一而足乘馬竟渡及舟子壩鳴舊有識云火燒六和塔沙漲錢塘江天下失矣崇禎九年六和塔災至



是錢塘沙漲其識果驗

魯王大理寺少卿陳潛夫走至山陰化龍橋作絕命詞  
偕妻二孟氏同赴水死其姊妹亦聯袂自沈

潛夫少時跣跑不羈言行無擇使氣善罵人同里陸  
培為檄攻之潛夫愧而避去至是喟然曰昔鯤庭攻  
我願以為我非人也鯤庭死節今已一年餘矣我今  
尚復濡忍其信非人也耶謂其妻妾曰吾今不惟死  
君而且死友汝二人能從我乎皆笑曰能遂連臂同  
沉二孟同生姊妹也

初二日丁丑魯王兵部尚書余煌赴水舟人拯起之居  
二日復投深處死

煌大張碇示盡啟九門放兵民出走書案云身不可  
降髮不可棄乘波而死湘纍之志遂赴渡東橋水死

按余煌天啟乙丑狀元附魏奄崇貞朝罷歸科名表  
穢矣而其末事如此可稱也

職方主事高岱絕粒祈死子諸生朗坐守之閏八日朗  
泣拜曰兇請先之乃携中服泛小舟給舟子出海禱神  
去岸遠北面再拜躍入海中舟子急挽之嚙舟子臂始  
得下舟子又入水救之掙其中朗躍出水面口中而沒



岱岡之曰、兒果能先我乎、自是不復言、數日卒。

方國安馬士英、合兵奔至天台、詢諸土人、云山中有徑、可通楚粵、至滇閩者、因士衆未集、憇息以俟、山中有石橋、恐敵人未襲、命毀之、橋下有石板、有舊刻大字二行、云方馬之兵至此而止、二人大駭、以為此天象也、遂留不去、決意遣人至杭投誠。

南畧云、方馬毀豐橋、石板上、有字云、方馬至此止、鞋兵往前行。

楊定國、濟寧人、貢生、魯王授行人、司行人、自縊死。

山陰布衣朱瑋、字鴻儒、賦絕命詞、自沉於深塘。

禮部尚書王思任、走入山中、不食死。

萧山諸生楊雪門、自縊死、會稽諸生方炯、赴水死。

通以司參議吳從魯、年已八十、不薙髮、絕粒死、初從魯兄從義、知長安縣、城陷、投井死、從魯臨命時曰、吾恐有愧於吾兄也。

諸暨諸生傅日炯、字中黃、受業劉宗周、之、以赴水死。

日炯約同學五六人同死、及期、各一至者、日炯乃賦、訪自沉於沅江。



兵部主事系洸、菡，字衡生，會稽人。舉人。与妻王，出居桐塢墓所。泣赴水死。王被救，次日復死。

唐王督師黃鳴俊，久駐衢州，忽退入仙霞關。王怒，適鳴俊子職方主事天復從，駕詔逮之，下獄。命建寧府羈鳴俊，懼，請奮勇自效，尋統兵出關。

十二日丁亥，阮大鍼偕謝三賓、宋之晉、蘇壯等赴江干降于大清。

初

大清兵南征，馮銓特薦阮大鍼於內院。大鍼得信，遂至江干迎降。貝勒問軍中誰識大鍼者，大鍼言杭州同知潘映婁係臣同鄉，召來識認可也。乃檄映婁到越，初映婁以己卯副榜考授通判銜，弘光時冒推官謁選，大鍼不知，上疏引映婁為證，猶稱其通判官銜。



映婁恚及是渡江、趙趙不肯進、大鉞哀懇、至再乃許之。曰：我見貝勒、惟云臣識其面、未識其心。大鉞寤、與誓于神、約得志日、必以多司相酬。映婁乃入見貝勒、台大鉞、至於衣領中出紙一條、有字數行、蓋馮銓手書也。自是、大鉞以軍器內院從政、急招士、英國安出降、自請于貝勒、願為前驅、破金華、以報國恩。

魯王聞張國維至、亥石巖傳命國維、過防四邑、國再舉國維、從王至台州、無舟而止。

十五日庚寅、唐王開科取士。

時吳炳自江右入闈、命為布政司提調、棘闈以編修劉以修為主考官、題大學之道三句、炳号石渠。

以修字懋卿、号九一、閩中人、庚辰進士、先是以修進文昌化書、王曰：化書勸人忠孝、朕甚嘉之、以修生長其鄉、即与門人較定、更當廣布成書、以裒上治。大清調李成棟征福建、吳勝北移鎮松江。

魯王大學士張國維還守東陽。

國維遣魯王至豐橋、方馬之兵已至、遂回東陽、治兵。



舟舉

唐王勅鄭芝龍撥兵遣將出守江山杜嚮聲勢未可卸遠調之擔自撤藩籬

十九日甲子

大清賜弘光帝及潞王太子死

唐王殺假官李堅李之房於布

二人不知亦從

來自稱原任兩司名對稱旨即以原官補用後有言其假冒者王怒為詆欺遂誅之

史可法家人舉可法袍笏招魂葬於揚州郭門外之梅花嶺嘉善李標可法記室也特來會葬歸而繞屋種梅賦詩三十首蓋自托于西臺慟哭云

魯王御營總兵李唐照謀同方國安馬士英執王作



贛降

大清王於寢夢中知逆狀起召張國維陳函輝谷文光及提兵王朝鼎王有誌張國忠蔣彪等擒斬之

舊撫李永茂遣副將吳之蕃以廣東兵五千援贛數戰皆捷贛州圍解

先是粵中有新銳五千人在南雄以餉匱大譁萬元吉命康范生向李永茂周士鳳促之來援永茂捐金五百犒師遣之蕃及泚擊張國祚率之踰嶺而來時北兵張甚各路援師皆列柵城外不敢下之蕃國祚奮勇前驅與北兵相遇于李家山九牛之間數合皆捷北軍以為援兵必踵至遂返虔州撤城下圍退屯水西之蕃國祚恐北兵捲土重來退守南京



唐王以贛州被圍久、獎勞之、賜名忠誠府、加萬元吉兵部尚書、楊文薦右金都御史。

文薦籍民兵五百、當守西門、當北兵之衝、戰多奇捷、奉手勅嘉獎、歷陞太常卿、加行在都憲。

方國安馬士英、執魯王、為入關進身地、遣官守王守者、忽病、王得脫、南奔至石浦、定西侯張名振、護王航海、比方馬、至王已登海船矣、王由江門出、令保定伯毛有倫、扈元妃張氏及世子、由定海出、原任山西僉事鄭之尹、沉水死。

嚴州告急、三衢震驚、督輔袁鳴俊具疏入告、特勅行在兵部、速發兵三千、應援衢州。

金衢道巨疏、陳衢州士民驚竄、庫藏空虛、藩宗烏合之兵、盤踞于內、淳遂鵬張之寇、蹂躪于外、如此艱危、連互救援、乃勅都督同知施福、提兵出關、以壯聲勢、三衢告急、兵部司務徐心箴疏、陳三可惜、四可憂、王目其切中時弊。

御史鄭耀星疏、陳諸臣寇犇多、實際少、王深以為然、曰、爾既知之、自當力挽之、毋僅托空談可也。



荆本徹至舟山屯小沙嶼其將士善射責斌卿忌之本徹不輯士卒亦至為民害斌卿乘民之怒造為流言民有單里者送斌卿攻殺本徹斌卿上聞王勅諭曰荆本徹雖非賊寇乃爾騷擾地方民怨實甚殺了便罷亦招降將士善為約束勿令流毒致重民怨本徹金壇進士建義兵結營海上号荆家營輔崇昭義陽王為監軍原官副使唐王畧副都御史子元相并全家俱為斌卿所殺

大清兵逼崇安唐王勅施福速統兵出關驅勦福速不進大學士蔣德璟自請行閱確察情形相檄督戰王許之比至則疲兵弱卒朽甲鈍戈一云可用德璟疏請趣之王歎曰如此情景與鄭彩進閱張家玉守新城何異乎德璟即告病去

鄭芝龍密通款於大清

大清內院洪承疇御史黃熙胤皆晉江人與芝龍同里芝龍密遣使通款於承疇、不答書但答以筆一



管芝龍疑毫端必有密札破之無所有蓋示以隱語  
必未耳

示知錄云芝龍与承畴相通已久承畴業以王爵啖  
之芝龍既為所給遂漸撤回各關隘守兵

鄭鴻逵駐閩外傳聞

大清兵至徒跣疾行三日而抵浦城後至者紛言兵  
譁也事聞削鴻逵爵  
鄞縣諸生趙景韓聞紹興破整中脈懷示作文走謁先  
聖赴泮池死

二十四日己亥魯王大學士孫嘉績卒

嘉績遁至滄洲慷慨吐血死

唐王贈李翔光祿寺少卿謚忠壯侯一子

紹興警報至行在大震鄭芝龍借言海寇至撤兵回安  
海守關將皆隨去仙霞嶺空無一人

芝龍聞浙東破遂疏稱海寇狎至今三關兵餉取諸  
臣取諸海無海則無家非遠回防禦不可拜表即  
行帝手勅函之曰先生稍遲朕與先生同行中使奉  
勅至河而芝龍已飛帆子延平矣芝龍既回安海守



閩將施福禕言缺餉亦撤回安海惟帝所遣守閩主  
事及內臣數員日偵敵信上聞

張壯忠預其殺川兵仍將劉進忠故統川兵聞之率一  
軍逃會

大清兵入蜀進忠降

壯忠在蜀先屠儒繼屠民并改屠以民之為兵者細  
籌諸將軍中以民為兵者無如都督劉進忠持執  
之而坑其衆計未成漏言於閩者一軍聞之俱逃進  
忠遂降於清

大清兵復圍贛州城中守如初時督師郭維縉與御史  
姚奇胤沿途募兵得八千人元吉部將汪起龍率師三  
千雲南援將趙印選胡一青率師三千大學士蘇觀生  
遣兵三千兩廣總督丁魁楚亦遣兵四千楊廷麟又收  
集散亡得數千先後至贛營于城外諸將欲戰而元吉  
必待水師至並擊先是中書舍人袁洪謬募砂兵三千  
吏部主事龔棻兵部主事黎遂球募水師四千皆屯南  
安不敢下主事王其宏謂元吉曰水師即罷必受海盜  
也桀驁難制棻遂球若慈母之奉驕子且今水涸巨舟



難進豈能如約元吉不聽

楊廷麟入贛州與元吉憑城守

郭維經之子應銓等駐兵龍泉為贛犄角而聲勢不  
相應

詹兆恒進攻徽州之開化縣兵敗歿于陣

王命戶部尚書姜一洪前往汀州崎糶糧以俟

二十五日庚子

大清兵破義烏

蘇城遭兵燹之後郡學前最為荒涼大成殿除春

秋二祭外絕不啟門蛇虺蝙蝠諸惡物群聚其中丙

戌之夏雷電繞殿迴旋三日不下擊學中門後以為

異啟門遍視見至聖牌版上有物叢叢排列而精

光外射細視之乃一大蜈蚣抱于牌板之上其白而

叢者其足也後中有點者知雷神擊之恐碎

牌版蜈蚣有靈性知雷神必不敢傷牌版故環抱



之以避誅殛也乃以火梳遠鉤牌版倒地蜈蚣離牌  
欲遁而天雷下震蜈蚣已糜爛矣扶起聖位掃除  
惡物蜈蚣長五六尺腹有逆閹魏忠賢五字 堅齋集

沅州妖僧自稱弘光自思州歷平溪據沅州道署為  
行宮張官設衛名沅道副使徐偉馳報堵胤錫曰  
此必假托者奈何令濤張如是乃命監紀官某往辨  
之諱以果偽即擒付有司監紀至沅見偉及貴督李  
若星皆以為無可疑議時若星監軍鄭逢元統兵二  
千為之護衛儼然帝制傳聞至閩以令帝讓位帝召  
九卿科道議迎請廷臣議即係是真乃失國之君有  
尊奉而無迎請適四川巡撫朱壽圖以勤王道出沅  
州故弘光躬侍御也監紀遂約逢元叩之因相與謀



詰躬見預戒甲士環署門止携親隨數人以入妖僧朱衣幅巾僅出半面壽罔拜塔下畢即啟曰侍衛近臣有密議請得上殿面奏左右侍衛環呼無旨不得上殿壽罔等疾趨直上出不意手揭幅中大呼非是非是親隨即掣刀上殿猝妖僧下縛送辰州司李戴某嚴鞠妖僧供本姓名查顯仁即沅州人先是督餉喻思恂等誤以為真飛章奏聞廷臣議差副都御史周昌等探問真偽未至而脣錫蹤上請斬之詔即處決諸文武為其所惑者不問

二十六日辛丑魯王大學士張國維作絕命詩三章赴水死年五十有二

大清兵至七里寺或勸國維入山以圖再舉國維歎曰誤天下事者文山疊山也一死而已遂具衣冠東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使安赴圍池死阮大鍼猶虞其詐開棺驗屍乃罷

禮部右侍郎陳函輝從魯王自台州航海已而相失哭入雲峰山中作絕命詞六章投水死  
唐王擢王士和為延平知府



士和官兵部主事。疏陳六事。文職廣而斲却者多。武弁盛而立功者少。陞遷驟而責任益輕。議論多而實用益寡。耻納博而精神愈紛。移蹕煩而民生日苦。王歎為苦口良藥。即擢守延平。

命戶科給事中李日燁。督催汀邵惠潮四府糧餉。其借助者。准作三年預徵。

戶部尚書李長倩。以餉不繼。憂死。提學御史毛協恭。亦憂憤死。

二十七日壬寅

福京發榜。取中葉瓚等一百七十五名。副榜六十五名。錢邦苞請一榜。其賜登科。以成曠典。而科場弊端甚多。榜內李枚。文理大謬。編修周之夔。御史劉霖。慙取布政司原卷。不通處。疏糾之。王即命黜革。逮房考推官王三俊。追贓一第。兩以助水師餉。其餘另旨。令南城御史方元令覆試。黜發四名。仍發續榜。俱准為舉人。既而三俊之贓甫完。而大清兵已至。得免株連。



紹興既破有誣紳於三十餘家叛逆密揭貝勒者則  
勒緘發撫軍張存仁揭偶墮地錢塘包榮為記室拾  
而火之張問榮曰火之矣張大驚榮請自解貝勒  
請死張從之榮年踰四十長不滿三尺宛如稚子乃  
自作解文云童子包榮不識字誤焚文書請治罪貝  
勒見其前叔蠅縮以為果孩子也笑作國語譯者云  
果孩子饒了罷竟放歸三十餘家詩以保全不完皆  
榮之力也後登順治辛卯鄉榜撤棘主司見之詢諸  
人曰其貌不揚果何修而得此有知之者曰此天報之也

二十九日甲辰

大清兵破金華朱大典闔門死

大典固守月餘北兵用紅衣大砲破之屠其城大典闔  
門自焚死子師武進鄭頌六死總兵馮用降貝勒猶以  
諸將不竭力各鞭責有差巡撫張存仁亦受三鞭  
初阮大鍼在金華大典與之閤城至西門語大鍼曰  
此門新築土未堅有事備禦宜嚴及是大鍼專用大  
砲攻西門城塌遂陷焚戮甚慘以報討檄之恨有金  
華府同知耿鈔忠被繫至軍前大鍼遙望見之即呼



耿父母即向諸內院稱其有吏不可大用親解其縛  
留置帳前自是此忠朝夕不離大鉞左右崇禎時陞  
忠官巢縣令故大鉞稱之曰父母尋舊好也  
唐王進姜一洪戶部尚書

魯王大學士方逢年進王不及与方國安等降於

大清

唐王命鄭為虹巡撫上游四府兼領關務

晉吳春枝為大學士留守福京辭不受駐浦城

金華被屠江山知縣方台集父老告之曰兵且至我義  
不當去然不可以我一人故致闔城被殃若輩可迎附  
遂封其印冠帶北向拜赴井死士民為收葬立祠祀之  
台宣城人貢生授兵部司務署江山縣事葬城南景  
星山

大清兵追魯王海中忽有龍升天風雨驟發  
大清兵溺死無算王因得免

浦江諸生張君正夜入水倫堂自縊死

沙定洲遺其黨王翔李日芳等攻大理陷之陳禎督眾



巷戰手馘數賊而死。禎世為大理衛指揮，未嗣職。太和縣丞王士傑死之。太和為大理附郭，士傑佐上官，畢力捍禦，城陷，士傑死于城上。

大理府教授段見錦，司獄魏崇治，經歷楊昭盛，及子一甲，俱死之。故永昌府同知蕭時頤，既解任，以道阻，寓居大理，亦自經死。

舉人高拱極，投池水死。楊士俊，同母妻及妹，自焚死。諸生尹夢旂、夢符、馮大成，倡義助守，罵賊死。楊憲，偕妻女、子、婦、姪、女、孫、女、弟、妹，一門自焚死。楊慈，既死復甦，妻竟死。

大清兵逼衢州，張繼榮迎戰，敗歿。繼榮字君實，鵬翼之弟，官右軍都督府右都督，掛鎮威將軍印。

衢州告急，唐王命楊文驄、劉孔昭共援之。時文驄、孔昭駐處州。







程